# 道命錄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今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王色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 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 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留囚服籍

某以俟斧誅豈宜遽穆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
敢祗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
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
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
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
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
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
而劒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
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沖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
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屛山籍溪
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
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

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旨意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大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胥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為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 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為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西

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　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　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

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惡之以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軒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文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君上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奸欺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人所難辟有過雖大必曲為辭說以為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為梯媒比之者常

藉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朋斬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蘗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顧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
聖旨依淳熙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光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目譏之可勝歎哉當時大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

謗伊洛名賢亦被譏瑕歎古今兩陳賣如何專把聖賢非○暦先生之辯官也吝東萊呂氏書曰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用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其舊職又可遜避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為比歟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滉却不曾為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斷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其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狠懇祈免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難乎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五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有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五年周丞相爲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理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使欲迴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戒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行徧詣宰執臺諫前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庶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若其假寐託指遣君命實負愧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絶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絶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旨意津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狀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陛

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又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繇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

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

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

間而侍郎林栗熹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
所至有續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
熹趦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旣罷去　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爲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
始疑之以爲栗何爲至此得非熹與栗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
以告于　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狀後知其
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罔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
踈狀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
而臣恐不以其實陳於　陛下乎栗言熹載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
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旣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回江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
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
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西司郎官廳印

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
送還仍加鐫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語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
職良不為難兼當司印記雖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
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慢褻違 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
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竊見熹未對之前脚疾已
作當對之時偶能少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更劇既申尚
書省懇受宣命乞給假供職適會郊祀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
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命而扶曳供職
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河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
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慢褻違 君命非其實也栗文
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
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
絕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

士子鬪家氣隆師友私淑之於不自古而然矣使熹果挾學術賊人何
用師之果有學術與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習自標目而節人爲忠爲孝
者乃所以爲人才計爲國家計也惟秦亨用事講習元祐學術曾有不
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
法是甚類絕之比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邀索高價妄意蓋傲睨累召
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搜探熹意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愚所得知也臣所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之辭提
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日初十日兩相去隔日之間而栗遂以熹累旨
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覺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
惜名器館學寺監又次當遷郎官者只今兼權其侍郎選亦不輕矣而
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
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
經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名次而未嘗歷知州

監言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衙用
熹熹何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覺
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往臣合有統
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
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駮有擬罷之文至於
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
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寓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
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
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
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
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
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
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愆相為鉤距使

不獲進從容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果為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學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善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横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臣伏見某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堯宗之說而人知其横收詳定所人孰肯復遜讓語罷能物高而人知其專而況職是風聞官有常守今尚忍一身之狠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驅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又蒙恩賜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悉畫萬世今一郎官去留何至上封訑訑徒溷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某兇燄莫敢辨明積其

屬階將害大體伏願 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售殺邪術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十五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為博士奏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臣亦言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 陛下過聽親擢亟遣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

既覼縷而易智曾未足以深慮若夫合是非万微而邪得以害正指義爲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聯認忽危機所伏久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以公論而折私情乃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分際也以去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足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者實學術議論要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間渾然不見其除當此時也道揆至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之際謂盛矣不著而壞於熙豐之邪說黜棄正士招來小人牟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邪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宗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

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行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還而議之名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退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邪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今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昏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責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躬行之誠者足

以爲君子矣行己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因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懸議而痛疾之也何况其徒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指目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 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壞累天日之淸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耦數而已去者謂何所以斯論盛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留責人太苛則衆怨易起雖然以此躬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具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唱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

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
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憤往往忠諫之言
指謂沽名之舉至於絜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激怒於至尊必加之
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
以陳伏幾 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
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
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蒙被之福也
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不知稅駕之所臣蒙
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
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居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
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大夫職周益公既相攩無所預詹體仁元善

為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及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
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二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
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淮能留衆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
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
應先為留衆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衆相從之自是一時
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
及是還為軍器少監晉以探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
舉劉公遂有副湍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劉公被
命析號南宮與何坐席甫目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
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
然見公疏為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
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憸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同掄補
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析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

上薦給使吳端者除帝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　御筆令依已
得指揮又有孫獨者自言　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
胡晉臣還封還錄黃詔趣令書讀尚弗既承命劉公入劄子申言之
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宣押劉公即日三上章論
上不樂乃出劉公所說差誤從太府以順劉公求去即以為直秘閣
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
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固知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
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屢豐仁後帥江西欲刻晦
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
故即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幾絕聲體況戚近方以虛聲橫
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悔匿尚恐未能免
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
至為刻書與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並勝負者熹竊

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敬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黨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淳兄弟受害之言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軍學官偶爲刻傳作感興詩解爲諸人注釋以爲誹謗謂之臺錄此尤近事之明鏡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若而直觸比姦僞之鋒邪欲布愚懇使之寢罷直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觀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莊修齋戒則兼譏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二蘇然室色而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者過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幃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illegible]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大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君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積望之子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尉遲渴想望闕遄驅紹熙五年八月黄由行

晦庵先生既爲林栗所劾　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朱熹昨令面對奏案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閣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曰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翊日詔以
先生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
學爲邪氣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
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八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
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
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
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未
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潭州
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謙辭先生至
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　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
辭者再十月五日　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黜眞去僞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　陛下不容其辭臣既黽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别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爲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　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煩

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宗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爲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且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亦可以得名譽亦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

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眞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眞僞與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且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眞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贓穢士論之不齒而貪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群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 高宗皇帝親灑宸翰

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　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
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
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録其眞而去其
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
進止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内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
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僚舊爲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
兵部侍郎何澹爲右諫議大夫攻益公公罷之未幾謙仲爲樞密使素
爲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爲清議所薄既而澹有
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嘉等
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
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闕公卿士民獻言

者甚衆五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
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　皇太子　光宗批出
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閑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
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
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
閤門事韓侂胄內侍門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
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　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
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趣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
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得政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
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
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

侂冑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學慶元
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
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侍制仍舊宫觀誥詞

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
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丘樊契敘累朝之將招擢屢
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翩然既陪東學之游兼侍西清之邃見生幾脫
方喜亘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賈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祛以眞祠盡
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
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爾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
於爵賦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晞
噫戲奉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
予訓用迪于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宫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傅伯壽行

故事講筵毋遇候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權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假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遂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闈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侂胄大怒是日　御批朕閔卿耆艾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胄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馹千里繳對留奏乞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

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西掖
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　旨除先生寶文閣待制
與郡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　旨依已降指揮
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伯耆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　上曰始除
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耆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　上曰
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効先生容止進趨以
為戲侂冑喜之欲用為閤門祗候從之諫言將入諫命乃寢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着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
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　旨辭職謝事
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鐫黜有　旨無罪可
侍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秘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偏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

行也初時侂胄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遂擠再上皆有褒詞朝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 陛下近者因臺臣之請而眞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徵覺羣臣之奏而加趙彥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伏罰者請爲 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文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懷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 陛下言之

國家 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
愚破壞成法又欲因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以不能敵反倚爲助縱
史鈞致猶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旨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禪位之初 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略無
廉耻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 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
裾扣頭者賣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
二也昨者 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撰夢意圖不
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
得暨聞趙彥逾建翌戴之議則翌早耍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
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藉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
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
太上有脫屣萬機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隆慈
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嚴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 陛下

正位九五　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
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　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
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祿
竊要國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
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已有怨
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尉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
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
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
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
已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
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合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

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胄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亂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著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肆毒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眞情潔廉好

禮者僞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患汚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 孝宗垂意規恢首務覈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 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 上皇詆誣 聖德幾至大亂賴二

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　陛下何未之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王田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心深濤嘉　聖化然後徐議處之置其於無甚害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　陛下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並與權住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然四起横騖捷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為之策矣惟　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郡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

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倡能大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千里封還錄黃乞 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衜周叟林仲麟景沖將傳象大徐範彝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安危之忠勸察祥簡之非黨乃李沐之回邪黜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而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置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逵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季路亦罷德

秀遂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遂遂增劇而卒天下冤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訃聞二十七日有 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 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始 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從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纔免監都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佗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監察

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黃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三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者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而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 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

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
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
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
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隣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
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粗釣名而不恤其母之
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 孝宗之朝累被
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
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
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
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舉國之
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
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
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
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
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
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抗侮朝廷莫此爲甚
此而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
之於野熹雖懷卯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
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
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
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
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祉
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畧羣伍抻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
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
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嚚呼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

驚駭邑人以夫子爲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

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邪者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
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况 陛下
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
臣欲望 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
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
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
而險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狀
奏聞伏候 勑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責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
義不容默草對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稿
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
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稾焚之因更號遯翁乞致仕及已受

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
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疇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
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
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
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
書爲世大禁臺諫洶洶爭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
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
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父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
去不果況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蒙授之繼祖銳於進取
意謂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學還謁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階
上游冀規要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
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
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受二四枚共食紘至先

生遇禮不能殊然不悦退語人曰此非人情叟雖尊酒山中未為之也會侂胄欲論先生然鋭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董銖云偽學之説蓋指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言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建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驢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舂陵先生為之哀慟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黄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録卷第七上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 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祗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始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竊延閣論撰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茲爲曠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喩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暫遠去於朝行即求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往迺流俗剛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發言致自投於覓網果煩熹勿畫發陰私上瀆 宸嚴又駭聞聽凡厥大譴大何之目已皆不忠

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昵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胥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溥罰暑眚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

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罥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

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暮然在家而戀國未忘

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不報來言者先生畧起視之復生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扱擅不敢秉筆

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

臣罪惡乞與祠職罷祠奉　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
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鄙墨下頒復寵加於
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
腐儒唯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項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使
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摘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帑廩之
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
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謗皆考覈以非
誣政使鼠投而奚憾不虞　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
居於散秩慈　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覗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
還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
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揆偏警

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功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答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廣聚者校皆爲厲禁姦貪很猾暴慢恣肆之徒紛紛並起塡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絶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西方朋遊蓋嘗有謝絶生徒之論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李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
徒　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
官可謂公選矣二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
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
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
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
日除秘書丞前因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
秘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衰然者
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當復有
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

乃就部汪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如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又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爲姍笑君

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
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甫賜稍衍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翦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
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二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佗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請鈞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畜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向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尊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

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知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使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孫謂子宜嘗欲以兵衛　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內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　上始得子　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侍國恩均州例

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疏詆之疏中所謂授最者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脩初為趙丞相所引　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為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為幕賓及秉政于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　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為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為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書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丘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闕曹縣也中進士第浮湛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

部權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二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俛冑大喜遷愈工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并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

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十二月五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偽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偽學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 旨差舉改官人並令聲說不係偽學如係偽學甘伏朝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又新為侂胄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為侂胄言之沇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如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 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狀論不當固立偽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

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從　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　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　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温人有為薛叔似以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説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為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

器監會直秘閣劉光祖德脩作洛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卽論德脩佐逆不成首慣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畧也陳自強者侂冑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冑書佐周筠者侂冑家奴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冑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州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眞決充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必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敎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

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燾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嘗論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佗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移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服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 潭州帥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鄭湜 刑部侍郎
黃由 禮部尚書
孫逢吉 吏部侍郎

##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楊方 秘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吳獵 監察御史
趙汝讜 監左藏庫
范仲黼 著作郎
袁燮 太學博士
黃度 右正言

薛叔似 戶部侍郎
樓鑰 吏部尚書
黃黼 兵部侍郎
呂祖儉 太府寺丞
項安世 校書郎
曾三聘 知郢州
李祥 祭酒
趙汝談 淮西總幹
汪逵 司業
陳武 國子正
張體仁 太府卿

章穎 兵部侍郎
林大中 吏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葉適 太府卿
李埴 校書郎
游仲鴻 軍器監簿
楊簡 國子博士
陳峴 校書郎
孫元卿 國子博士
田澹 宗正丞
蔡幼學 福建提舉

黃灝 浙西提舉　周南 池州教授　吳柔勝 嘉興教授

王厚之 江東提舉　孟浩 知湖州　趙鞏 知揚州

白炎震 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　范仲壬 知金州　張致遠 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　林

仲麟　蔣傅　徐範 以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内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録參與新史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録程洵

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且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寘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污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譽相附麗以爲名及污搢紳則乘隙抵巇于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已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已則磨牙捻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已之好惡升沉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畢時傳宣出於宰屬畢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

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與磨乳樸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曹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興歎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　陛下如堯則天若文繼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偽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徵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咎　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為天下計為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　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偽徒失勢弭耳怙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　陛下御極于茲六稔孰知情偽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處偽之徒足以見　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

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 皇祖之訓姑
與引發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
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循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
之歸以成 聖明極辨之治跡遠小臣妄議大計惟 陛下財幸取進
止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胄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鏜何澹言臺諫劉德秀胡
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胄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
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
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
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
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
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主建
極用中之論而學禁亦漸弛一時廢黜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爲幸

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殁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説固非一通寒暄一叙間闊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熾熾之時寛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沉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蹈蹤不過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屨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約而爲不正之屨仁義道德性命之説此儒者正論也彼則竊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譊譊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

此徒肆為詭論肆為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聾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且嘗初為偽徒投香納幣陳欵啟書扇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蓄學排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偽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宜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畫舘于郡下遇夜二鼓後閉大開譏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文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

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卅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濫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臾其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矜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温習其敎態鼓扇其姦宄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沒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　陛下自御經筵受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僞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

願　陛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
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偽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
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
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
士使偽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
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偽徒之口者場屋所當禁
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
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偽徒如果有聚手信上乞令守臣嚴
行約束散植壞群毋使滋蔓其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偽徒庶幾其
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
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

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
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
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
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托寫禮書且黃榦書令收禮書底本補
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子在書
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
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疏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而逝其年
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務游故有此
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及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
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受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
大夫陳讜爲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讜除太常
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沒論

益講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傳伯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乞禁止

臣僚奏臣聞習偽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入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

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　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至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　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　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訴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摳衣背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篤其說於茂俾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靡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偏舉夫前日

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
君罪又甚焉臣嘗謂自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眞
是僞非其論已定人心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
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
授給舍不繳駮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
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
資凡投匭而上書　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
料　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
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
哉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尊事忠恪毋肆
欺謾不惟可以昭　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其於
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佗胄斥逐異

已者群小附之守不可破五年遂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錢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芟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兇險盡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禁之意而往時斥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撰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幼復有言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勅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寶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棗陽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虜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爲上誅除侂胄伺其朝還兵遮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追錄學黨之士申加 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

其年十月十八日有　旨朱某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謚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為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嘉定元年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以絲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覆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

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侍制侍講宋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遂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乃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從以下世矣權臣既誅 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與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弱復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淸談功利之

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卹民隱如恐傷之夫减横賦修擧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請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迹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徠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覆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尚當於其行一字足

矣奚複哉於侍講宋公沒於爵未得謚　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讞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平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奧韓愈氏復出將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穐湜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熖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紛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畧者几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

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濶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茂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億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晩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

聖旨依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
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
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
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
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　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没
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
之而未眞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
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量之所止而
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
復明於世固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説而推明之擇之益
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
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

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必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 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 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 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 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

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質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　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冝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啟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　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　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示其所趍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　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

妄言之罪取進止嘉定四年十二月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明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横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為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掞之元履為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為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為可趙衛公在西府亢言之且欲罷荀況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已至是侂胄見 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爚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議曰公孟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 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懈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滋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以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已任采摭遺書易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闓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復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

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充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幙間以軍事入奏爲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而舉指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規帝王識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啓沃君心者畢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詐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真道難行然言日至矣公不得久留内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内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畧廣西也所以復于　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静爲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　上言之公惟誠於

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洊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決如馬政義男如弓兵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黈聰　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　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敝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況逌道眞覺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恩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謚曰

宣太常博士孔燁上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爲南軒先生請諡得 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諡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沉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冊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鬱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謦欬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肖後學適茲承之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貉此心於天地究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

知口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
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
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
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兌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
漕司抑賣小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辨綱馬之弊
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敢之
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變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
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變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
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
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奧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
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迤溥傳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
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
公没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参用見羽

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曰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務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泝古以驗今傳士議是請從謹議 嘉定八年 月軍器監兼權侍左郎官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聖旨依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衆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植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朱公易名爲請 上心惻焉亟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欲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尋亦得謚猗歟偉哉眞足以表褐民極敷賁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丕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炳然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乎竊嘗謂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

典刑漫失其眞公河嶽閒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政相業汲川諸賢遺子紫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欿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令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窮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皇時宋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劘切不爲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朋從簪盍公翕受樂與如海斯納揀偏矯曲如繩斯設循迷迪昏如斗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璧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屛氣歛鋒藏鍔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　孝廟銳意敎理登延英儁公以儒官召嘗因輪對勸　帝求賢學用眞儒居士何以息妄及起公史館猶舉獨運萬機一說反覆爲　帝言之　帝咏聞高論深加器異著善類注目待

公施設而公疾矣沉痼累歲公爲興底公在圖石書講貫不輟曾不以死生憂患累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爲成才進德爲成德養性爲成性內之成己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歛持養爲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藏本末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倫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群儒之退間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爲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書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爲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資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爲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諡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究道冒天下體立

用其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强立乎謚曰成於義爲稱謹議 太常博士孔煒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爲東萊先生請謚奉　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議曰斯文之脉既絶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白氏蠭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群邪醜正衆僞嫉眞而濂溪二程之學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皆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

達强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夭奪之年　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考功員外郎丁端祖上奉　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八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誤被柬擢司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軺職分所係其於敎學立師宗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聞易名之典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墟適在所部敢憚煩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簽書判官廳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奏嘗有求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汗漫莫適其歸辭質者溺於佔畢

訓詁雋奘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淸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洎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實本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闡性理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待拘命秩大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

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　陛下財幸取進止　貼黄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　勑旨　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令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德行在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所屬奏賜行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時降指揮伏乞省部備申朝

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旹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横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距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没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絶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霄壤有間矣惟　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　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　聖心灼

知其賢將加表顯寵異諸儒而　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從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　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　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賢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　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　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

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倫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文淑高第某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少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皆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潛寄遂因職分所關輙為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而 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甲命所留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 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邪抑且通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
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皆曰如文
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
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
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
聖聰伏候斧鑕之誅　貼黃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
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而　聖慈遂加采納然
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
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發後學爲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
亦未有以爲言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
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
益闡善類皆奮臣不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
勅旨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
虞部郎中周頤乞將賜美謚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
省批下之前先準　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謚事尋
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
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
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
嘗無其初也古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
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於既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
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蠭熾重

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爲奕後先其闡道亦不爲戔戔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生張管是天叙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逹曾晃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大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知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知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簡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傳老子之學也闡端書處之地而能紙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睢曰智旁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嘗觀流泉之紺其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見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

獨嚐嚌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烝雲宿霧有目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闡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謚詳復安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

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建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擬周頤程顥程頤賜謚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取爲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謚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之尊崇寵賚應及國朝治平編勑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爲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送吏部覆謚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議曰壽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元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茲焉生賢哲資質亶將畀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

會昌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聽言盎背遂邑屬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巍巍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泯焉而見動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已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其痛少露皆究先生之所不于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大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體純蓋在是歟且其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真察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蹙迫

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掞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謚法中正精粹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美玉本中擬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以實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傳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蓋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爲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爲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

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仞牆乃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發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若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閟也欲備知　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皆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待以希陳說已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煩舌之嘵嘵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漲末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及其

正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散安其危懍稍不抑畏則箬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戕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溺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謹按謚法厥物從之曰正粤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歉矣今而曰厥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謚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奠者僅四人年踰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劉潛朱文公始著年譜誠

可於邑廼今得謚先生而擬議焉雖未學書嘗受教於叔潮州何宰與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謹議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衍於子思孟軻之講明散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收於我　宋濂溪先生周公闢一濬其源而流之昆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大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貴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軍器監兼考工郎官棲觀上六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俾今學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忽之然而替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

純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軍器監權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天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自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彊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温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嘗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發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魏華父再為横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秘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

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
與賜謚俱荷　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跡允謂榮
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
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
勘當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
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奧研覽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於理氣性命之
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
獨立蓋間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謚爲明誠
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　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
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
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
孟軻楊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
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

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尊民之奏可請貌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内奏狀用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嘉定十四年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謚博士陳某擬謚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爲然禮部侍郎衛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内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爲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不可用遂秘書監岳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補謚曰明熊氏去非性理群書補謚曰獻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九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經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褒錄黨人伊川先生孫暘仕爲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暘之子謙之不仕及是 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 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賓奉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申省吏部銓量源年二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

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顥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瀾爾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之傳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屢乏而奉祀源方强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為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毋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古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中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

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眞寖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殊渥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 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九原之難起淵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寶慶三年正贈行

晦庵先生加封踰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

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

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郕侯孟與閔損並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 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

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　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勑饗明堂而霈澤覃賁有爵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褒揚之典茲再疏追謚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兼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客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寵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爵之以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遠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復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滋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紹定二年九月 鍾震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下續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
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
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
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菴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
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
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郿伯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勑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
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周惇頤光霽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
建圖著書畫剖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

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
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　二月日趙汝騰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勑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以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
謚純程顥德性將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
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毋追惜之然誦其
遺書尤有用我朞月而可覩是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
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勑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
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
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指求理順
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

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禀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纘體貫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曩典已從廟庭之祀未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舄冀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至順六年十月劉赤鮮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據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叙彝倫而重後世粤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

程出焉纘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啟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玄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厥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抱脫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為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幷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付實為清朝之盛典如允所言斯文之幸 天曆二年上事未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爲於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遡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

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尤於後世者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
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爲小補
行臺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
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
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爲盛典部議宜準所
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
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為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
其封爵止列爲伯有此不倫觀聽未允如蒙中明朝廷考論大典援
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爲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
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
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爲豫國公伊川爲洛國
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 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
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積以復明暨晉
世之眞儒嘗追崇之可後先竟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德容儼揚休
而山立聿新寵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龍靈益紹道統可加封豫國公
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黃溍行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
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踐道尊
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
呼規矩準繩廢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
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緼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憂君愛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 仁廟詢諸僉議宜易爰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宫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行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